



敦煌记忆书系

# 莫高窟记忆

MEMORIES OF MOGAUO

姜德治 宋涛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莫高窟是宗教艺术，其中却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感情、追求和理念。在莫高窟长期工作的学者们，用他们的感情、理念和追求，实现着他们的价值和奉献。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除了生活条件的艰苦困难，他们中的好有些人经历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冲击，但是他们都无怨无悔，痴心不改。敦煌像块磁铁，吸引着钢铁般的人们。这就是我称之为「独特的敦煌精神」。



敦煌记忆书系



# 莫高窟记忆

MEMORIES OF MOGAUO

姜德治 宋涛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高窟记忆/姜德治, 宋涛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12  
(敦煌记忆书系)  
ISBN 978-7-226-03714-0

I. 莫… II. ①姜… ②宋… III. 敦煌石窟 — 研究 — 文集  
IV. K879. 2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8652号

策划统筹: 郝 军  
责任编辑: 郝 军  
装帧设计: 马吉庆

**莫高窟记忆**

姜德治 宋 涛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32千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100册

ISBN 978-7-226-03714-0 定价: 26.00元

## 编者的话

编者生在敦煌，在莫高窟、月牙泉边长大。小时候，和小伙伴钻过王道士在洞窟间挖的那些墙洞；上学时，常去莫高窟研究人员住的那些简陋低矮的小平房，喝过大泉河中带苦涩味的水。“文化大革命”中，当面听酒泉军分区的一位领导说：“（敦煌）文物研究所是窝藏反革命和黑帮的地方！”莫高窟上个世纪50年代破旧，60年代维修，现在已建成绿树成荫、清新雅致的“世外桃源”。我目睹了这些变化。这些年，因工作关系常陪全国各地的客人去参观，也常听到看到这里的学者去国外学习，国外的学者来这里交流。现在，辛勤工作的老一辈学者年事已高，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感人事迹常留在我这个敦煌人的记忆中。所以，对他们写的一些在敦煌的亲身经历的文章，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感兴趣。这些真实生动、文情并茂的文字，不像学术论文那样严肃冷峻、简要深刻，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感情，能让我们了解老一辈学者们当年为了信念和追求，是如何历尽艰辛来到敦煌的；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和感受莫高窟，了解和感受几十年间先后来这里工作的人们的那种艰苦生活和艰辛工作。

在莫高窟长期工作的学者们，是用他们的感情、信念和追求，实现着他们的价值和奉献。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除了生活条件的艰难困苦，他们中的好些人都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冲击，但是他们都无怨无悔，矢志不移。“苦中寻乐，就是第一代敦煌美术创业者的风采。”（李其琼）“敦煌像块磁铁，吸引着钢铁般的人们。”（施萍婷）“除了敦煌已成精神信仰外，心中无他。”（段文杰）这和迎着苦难走向彼岸的宗教精神竟是如此相似，我称之为独特的“敦煌精神”。他们在敦煌的工作、经历和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打造了这种精神，无意于崇高却凝炼了一种朴实而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崇高。细细地阅读和品味，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和理解到这种独特而可贵的精神。

由于各位作者的经历不同，视角有别，所以有的文章对某些人和事的看法会有差异。“和而不同”，也是正常的，读者会从中得到不同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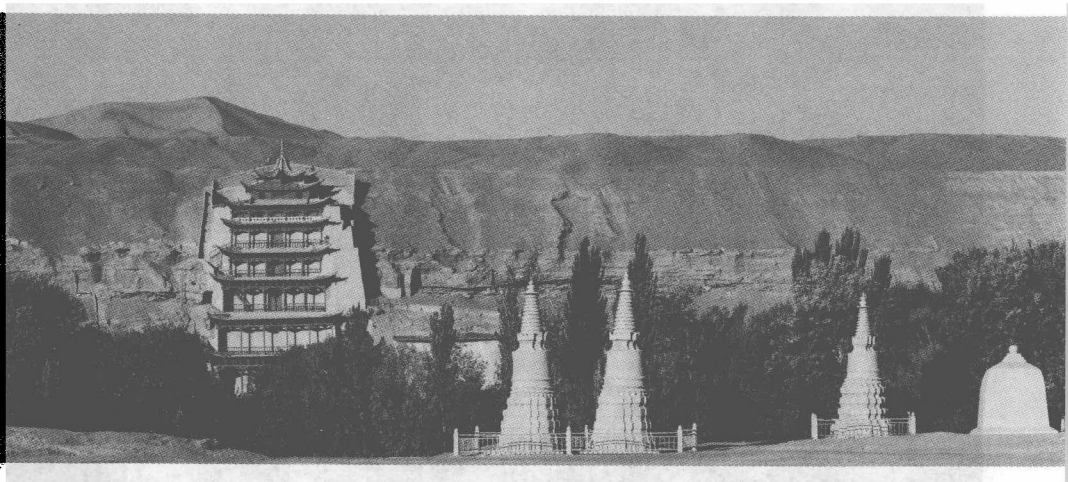
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事实。我以一个敦煌人的深情眷恋选编了这部集子，文章的顺序是按照每一位作者到敦煌的先后时间排列。这种思路但愿能对读者的阅读有所帮助，能对敦煌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有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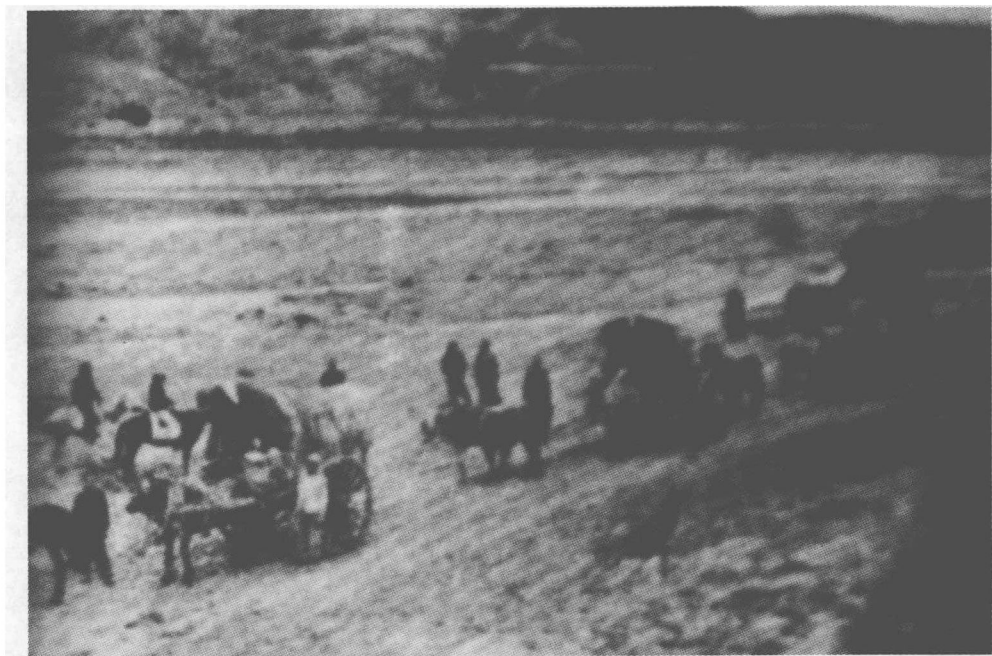
2008年2月于敦煌

## 目 录

- 003 / 寄自敦煌莫高窟的信.....向 达
- 008 / 敦煌考古漫记.....夏 鼐
- 022 / 莫高窟檐角的铁马响叮当.....常书鸿
- 078 / 敦煌的回忆.....潘絮兹
- 088 / 一段重要而难忘的经历.....李 浴
- 101 / 敦煌之梦.....段文杰
- 196 / 初到莫高窟.....史苇湘
- 209 / 忆敦煌.....欧阳琳
- 215 / 我的敦煌生涯.....孙儒侗
- 234 / 发蕴钩沉搜劫烬 长将心力护春华.....孙儒侗
- 241 / 回眸敦煌美术工作.....李其琼
- 261 / 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施萍婷
- 271 / 在敦煌.....季羨林
- 288 / 敦煌五题.....高尔泰
- 303 / 段文杰的敦煌情缘.....关友惠







◎ 1942 年西北史地考察团由兰州赴敦煌途中，向达任考古组长



# 寄自敦煌莫高窟的信

JIZI DUNHUANG  
MOGAOKU DE XIN

向 达  
XIANGDA

向  
达  
—  
寄  
自  
敦  
煌  
莫  
高  
窟  
的  
信

有三<sup>①</sup>仁兄左右：

近奉守和先生自渝转来吾兄去岁十二月十四日赐书，欣悉文从起居住胜，并蒙示知海外各相识近况，感慰无既！吾兄工作，想非短期所可结束，此亦千秋事业，只要海外尚容小住，不必亟亟，吾辈今日之所争者，不在与人较旦夕之短长也。范朋克所带来之底片三种，已于去岁十一月间由渝转到敦煌，至感高谊。唯字迹太小，此间无从觅放映机，几于无所用之，因复寄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傅孟真先生处。史语所当有办法。今年劳君贞一返川整理千佛洞材

向 达（1900—1966）

字觉明，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目录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至1944年任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组组长，对敦煌等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著述主要有《印度现代史》、《中西交通史》、《敦煌艺术概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佛曲考》等，主持编辑了《敦煌变文集》。

①有三，王重民字。王重民（1903—1975），河北高阳人。著名目录学家，敦煌学专家。曾任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敦煌古籍叙录》、《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目录学史论丛》。

料，或可利用伯氏所记，作为参考也。弟自去岁十月抵敦煌，至今日恰为五周日。今为略陈数月来经过，或亦兄所乐闻也。

弟自去年十月下旬阳关归来以后，即返山寺泛览诸窟。十一月初，草《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长万余言。以客中乏书，因寄李庄曾小姐处，请其校阅一遍，由孟真先生介登渝《大公报》，于十二月二十七、八、九连登三日。文中于管理主张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国家设一管理所，负管理、修缮之责；于研究主张比较研究及勿轻易剥离壁画；末则于西北特别是河西问题稍稍予以讨论。以为非在此作长期工作以为准备，则一切建设皆为无本之谈，因主在河西一带设立工作站，先从事于历史、考古、地理、地质以及人类学各部门之研究探讨。其中勿轻易剥离壁画的主张，自是研究敦煌壁画正轨。至于艺术研究所诸君，大都江湖名士，艺术二字尚且谈不到，何况佛教艺术？佛氏言成住坏灭，今千佛洞已过第三阶段，不灭何待？此间三百二十余窟，遭有计划与大规模之剥离者凡三十余窟，皆出于所谓考古学者与艺术家之手，而愚夫愚妇不与焉。居此每一思及，令人心血俱沸者，若斯之类是也，老氏言“绝圣弃智”有以哉！至十二月初，诸窟泛览已将两遍。初旬以后以至一月中旬山上天气甚冷，室内降至零下二十七度，炉火不温，终日瑟缩，百事俱废。一月中旬以后，逐渐煖，因将数月来所见所闻，综合写一初步报告，题曰《西征小记》，寄曾小姐处，请其代为刊正。将来如真灾枣祸梨，必寄油印本与吾兄求教也！

十二月底至二月在此，多方求人介绍，先后见到石室卷子三十余卷，大都唐及五代人写本。凡稍有可取者，弟俱假录副本，凡得十余种，题曰《敦煌余录》。亦劫余之余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向达在敦煌考察时在“六字真言碑”拓本上的题字

最近此间天气已暖，开始重览诸窟。月之下旬拟去南湖，再访阳关，并思即有南湖北行，循戈壁为程二站，至西湖一探玉门遗址，并看古长城。如自南湖北行不便，则折回敦煌，再雇大车西北去西湖一了夙愿。归来或许在四月初旬矣。至于考察团工作，今年仍继续，唯规模扩大，新增地质、矿产、动、植诸门，总经费五十万，历史、考古分到十万。区区之数，何足以言大规模工作。孟真、济之先生来函谓即拟此款在敦煌设立一工作站，命弟在此主持筹备，且拟派夏作民(鼐)兄来，北大亦有命弟留此勿归之意。弟俱复函力荐作民主持此事；函北大时，并谓留此亦可，唯须将考察团历史考古方面与北大合作，先行议妥，声明在案，而以弟为代表参加工作，如此始可考虑。现北大及川中俱无复信，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弟目前打算玉关之游归来以后，以一月之内结束千佛洞工作，然后静待作民在此瓜代。如至五月，作民尚不来西北，弟决去

向达——寄自敦煌莫高窟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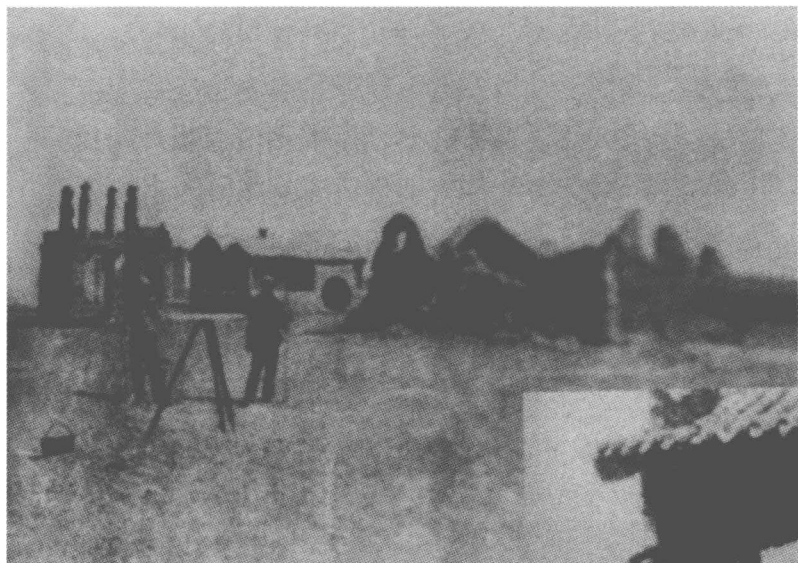
安西，留一月，访万佛峡及东千佛洞，然后东归于酒泉、张掖、武威，俱作短期勾留，谋一决凉州石窟寺之疑。于是经兰转天水，礼麦积之名蓝，访兰成之旧，饴河西、陇右古代佛教艺术史迹，至是周览已遍，遂由天水返川。书至此，时已午夜，偶一来风，弟唯闻铃铎交响，益增岑寂。海天万里，相思之情如何可已。诸维为国学千万珍重，珍重万千！即即

俚安

弟达 载拜上

自莫高窟

三月九日午夜



◎ 1943年由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历史考古组在敦煌县杨家桥鸣山村의佛爷庙进行考古测量



◎ 夏鼐、向达在莫高窟

## 敦煌考古漫记

DUNHUANG  
KAOGU MANJI  
夏 鼐  
XIANAI

## 一、敦煌的历史和地理

西方的人，由现在的新疆，要越过一千五百里以上的戈壁才抵敦煌。经过了快近二十天遇不到一个居民的戈壁旅行，自然觉得敦煌是一个非常丰腴的乐土。便是我们由东方来的人，由酒泉县城经过九百多华里的路程后，也觉得这是酒泉以西的人口最多面积最广的沃洲。所谓沃洲，是指沙漠中的可耕地，即英文的 Oasis，可译为水草田或绿洲。敦煌的全县虽达六万四千一百余平方公里，它的人口是 27585 人（1943 年 6 月），这二万七千多人却几乎全部集中于

---

夏 鼐（1910—1985）

浙江温州人，字作铭。1943 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向达等对敦煌等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撰有《新获之敦煌汉简》、《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年代》、《敦煌考古漫记》（1—3）、《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等，参与主编《敦煌莫高窟》，与宿白、金维诺等共同主编《中国石窟》；还著有《考古学和科技史》、《中国文明的起源》等。

一个东西宽约二十四公里，南北长约二十七公里的沃洲中。它的可耕地内的人口密度，在关外三县中最高。有些地理书上的人口密度，以全县的面积来计算，便显得敦煌人口密度特别低。却不知道敦煌南湖的一个保长的管辖区，便包括要走七天路程才达县境界线的戈壁滩。

敦煌沃洲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一个扇形的冲积地，由古代的党河泛滥所造成的，这沃洲的周围若不是盐渍土，便是砾质戈壁或沙碛。这里全年的总雨量虽不到五十毫米，从南山流来的党河，却给予沃洲内的土壤以充分的水量，使农田有丰富的收获。斯坦因氏在1907年4月5日曾在敦煌城西门外观测党河的流量，是每秒2100立方英尺。灌溉用的沟渠共有十渠，渠口在城的西南。人民在城的西南约四十里的沙枣墩筑坝拦水，然后分引渠道，陆续分出十渠，引至各乡又分支沟，以资灌溉。像河西其他各县一样，敦煌渠道管理的制度，很是严密。我们曾经由地绅吕少卿（钟）处，抄得一份《敦煌十渠水利规则》，里面规定由农民公举渠正、十渠渠长和排水水利利人的方法。详细规定各渠平口的尺寸，轮浇的次第，放水的时限，按照水势大小及户数多寡，以求分水能合理公平。又规定挖渠的时期，看守渠口的方法，违章的处罚。粗看去似觉过于烦琐，但是下游的农民不至于缺水，不至于与上游起争端，便靠这些水利规则？农作物以小麦、青稞、小米、高粱和棉花为最重要。瓜和果类出产也颇多，其中哈密瓜的佳者不下于原产地，而李广杏（相传是李广携来的），为本地的一种特产。

党河由敦煌县西南的渠口北流约五十公里，注入疏勒河。下游水少，在枯水的时期，全渗入地中，所以不适于农耕。疏勒河是我们在玉门县便曾遇到过的。这河也发源于祁连山中，北行至玉门县

城的西北，折向西流，恰在公路的南侧。经过安西县继续西流，在敦煌县的北境，收容党河的水。两河汇合处的附近，敦煌人叫做北湖，安西人叫做西湖。疏勒河更向西流，最后在敦煌的西湖，储蓄为黑海子，土名为哈喇诺尔。据斯坦因的调查，下游于水大时尚可由黑海子向西延长九十来公里，另储成一小湖。从玉门以西的疏勒河在经济上的价值很低，但是在军事上的价值却很大。其中安西县城以东的那一段，因为河床低下，不便于灌溉，但是由南山北流注入疏勒河的小川，都可以分引渠道，所以河以南的村落颇多。至于安西以西，河道渐分流歧出，泛滥两岸，变迁无常，下流形成沼泽和小湖；并且以流经长程的盐渍土的关系，水中包含盐质过多，所以完全无灌溉之利。靠近河的南岸没有农村。疏勒河以北是缺乏水草的戈壁和沙碛，间有生长耐碱的草类和灌木的盐渍土。汉时便利用疏勒河来布置国防线，敦煌以北的烽燧和边墙是在河的南岸，利用疏勒河所形成的沼泽和盐湖做抵御住匈奴铁骑的壕沟。由安西的小宛驿以东，这道防御工事越过河去，筑在河的北岸，以保护这段河面较狭的疏勒河和紧靠河的南岸的农田和乡村。

这些地理环境，形成了敦煌历史的背景。汉武帝以前，敦煌沃洲曾是先后为乌孙、月氏和匈奴所居。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击破匈奴，收河西走廊入版图。十年后（元鼎六年）便将酒泉郡的西部，分置敦煌郡，即以敦煌为郡治。修水利，置屯军，移民实边，敦煌成为汉族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军事上成为西陲国防的最前线，是长城的西端起点，有玉门关和阳关两要隘。交通上是中国和西域间的孔道。文化上是中原文化圈的边缘，是西方文明输入的门户。敦煌维持了这由地理和历史交织所造成的地位，达一千余年之久。汉代匈奴的威胁解除后，安西哈密这一道交通线是开辟了，但



是敦煌仍不失为中西交通孔道之一。佛教艺术由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的历程中，敦煌占很重要的地位。

从汉武帝设置敦煌郡，一直到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西夏取沙州，不管它的统治者是谁或是异族，是统一的帝国或是地方政权，它的住民始终是以汉族为主，保持高度的汉族文化。晋时五胡乱华，中原混乱，文物荡然。河西包括敦煌在内，在地方的政权下，反能安宁一时。汉代所移植过来的文化，不仅根深蒂固，并且开花结实了。敦煌人在《廿四史》上有传的，绝大多数是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盛世，敦煌处在边区，未能产生特殊的人物，但仍保持丰富的汉族文化。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后，敦煌虽陷于吐蕃，在异族的统治中达七十来年之久，但仍能保持原有文化。张义潮收复沙、瓜等州，敦煌成为地方政权的中心。张、曹二氏，继续割据敦煌几达二百年，竭力发展敦煌的资源，富力集中，所以非常繁荣。西夏攻取敦煌以后，统治了二百来年，统治权又转入蒙古人的手里。在西夏和元人的统治之下，敦煌似乎逐渐胡化。西夏人和蒙古人从仕或移民其地的，一定很多。但是便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重修皇庆寺碑》中，我们仍可以看出汉族在敦煌的势力。不但碑记仍用汉文写刻，并且碑阴施主名单中的老百姓，也有许多是汉人。到了明初放弃嘉峪关以西的地方，敦煌便成为夷人的耕牧地了。当地的一千四百多年的汉族文化传统，便被斩断一刀。此后经过三百多年的长时期，到了清初雍正年间，才再筑敦煌城，将关内的汉民移迁过来。他们是由甘肃各县抽调来的，依照从前的县籍居一处；即以原有的县名叫村子为某某坊。他们抵达敦煌时，所见到的，除了一座新筑的城垣外，大概是一片荒凉的废墟。没有一个土著的汉人，可以告诉他们以当地父老口说流传的故事。